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補注杜詩卷十

臣 永瑤 恭 校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周 鏞

謄錄監生臣朱 封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卷十

宋 黃希 原本

黃鶴 補注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廣德二年作

鮑曰賈至本傳實禮部侍郎 補注 鶴曰按史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永泰元年加

集賢院待制當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 朱曰古詩百年能幾何會少

花朝月夕高歌酣飲 補注 鶴曰公以天寶十五載丙申

次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乙未雖閏十甲子而實九年故云 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

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蒼舒曰右按文選謝靈運擬鄴中詩未塗幸休明棲

集建薄質蘇曰劉據送蕭欵曰與君 衰老強高歌歌罷

兩悽惻洙曰燕丹送荆軻入秦別于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軻歌髮上衝冠士皆淚垂 六龍忽

蹉跎洙曰義和以六龍御日蹉跎言遲暮也師曰謂衰老也 相視髮皓白况難駐

義和師曰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胡星墜燕地燕胡前切師曰苑頭星主胡云云謂祿山

亂漢將仍橫戈師曰漢將即唐將唐承漢因謂之漢猶今承唐亦謂之唐朝 補注鶴曰

胡星指史朝義廣德元年已縊死李懷仙取其首至京師非為祿山與思明之死漢者謂中國如前詩云漢虜

是也仍橫戈者
以吐蕃未息
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
趙曰胡星墜言今歲上元

元年史朝義殺其父思明也仍橫戈言史朝義襲
偽位復為亂戰國策衛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
少人

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
洙曰宋華元夜登子反牀而告病曰易子

而食析骸而爨獸猶畏虞羅
洙曰虞羅可避之物而獸曰畏之至於父子之親而不能相保則可

知子負經濟才
蘇曰戴逵送王下曰子負經濟之才幸遇明時胡為把犁鉏老子巖谷乎天

門鬱嵯峨
趙曰晉石苞傳天門泰山之稱記云太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

又漢官儀曰太山東上七十
里至天門所以稱嵯峨也
飄飄適東周
洙曰周平王東遷于洛故

謂之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
洙曰南宮禮部也定功曰按天官書南宮朱鳥

權衡太微三光之庭藩臣將相執法郎位衆星咸在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象也蓋南宮猶南省非

上稱禮部而已趙曰南宮蓋指言賈侍郎也補注唐職

林云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然則定功謂南宮猶南省為是白馬金盤陀

雄筆映千古蘇曰羲獻筆畫雄勁映絕千古非羊欣輩比也見賢心靡他洙曰

死矢靡他言見賢之心出于誠一也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然後知松

柏之後凋以其不易柯葉也蘇曰班及歲寒雪苦松柏不易舊柯雖艱險萬端君子不易節行矣師曰欲唐公

無變節為吾謝賈公病肺卧江沱師曰甫有肺疾不及于賈公會集徒緬想

而已託唐生以謝罪

柵木為風雨所拔歎

永泰元年五月作

補注

鶴曰柵木在成都草堂之前而師以虎倒龍顏喻嚴武之死則是詩作於永泰元年

五月蓋武以其年四月死按史永泰元年三月大風拔木而此詩云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

風動地至又非三月為風所拔師古之說或是梁權道編在廣德二年若在其年則公方自閬州回成都再依嚴武不應詩語乃云爾

倚江柵樹草堂前故老

一云古老

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

為此

趙曰屈原問漁父云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

動地至

洙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江翻石走流雲氣

洙曰莊子雲氣不待族而雨蘇

曰漢四年大風起東南江浪
翻吼沙驚石走林木多折
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

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
洙曰蜀先主舍

東南有一木遙望
之童童若車蓋
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笳籟

洙曰莊子言地籟風作則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
唱喁冷風則小和飄則大和趙曰言其聲之鼓動如之

宋玉高唐賦云纖條悲鳴聲似笳籟
舊注止引莊子地籟似之而非矣
虎倒龍顛委榛棘

淚痕血點垂胸臆
趙曰乃下和淚盡繼之以血也
我有新詩何處吟草

堂自此無顏色
師曰榭柵杞梓天下之良材柵樹為風雨所拔喻嚴武死于蜀甫無所依依故歎

惜之上元二年嚴武鎮成都甫自閬州挈家往依之武
歸朝廷甫浮游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為

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又代之甫失所依乃泛江移夔州大曆三年春下峽至荆南詳味此詩殆為嚴武而發歎焉甫築草堂于成都浣花里甫為得此樹以為遊息覆庇其下猶賴武以庇焉今也如虎倒龍顛是使草堂之人而無所棲託故云草堂自此無顏色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永泰元年作

蘇曰古之封諸侯分之以茅土所謂茅屋者制節之方州也風號令也所以鼓舞萬民和四方之義也天寶十四載祿山起漁陽之師詭言奉詔誅楊國忠是謂義兵號令天下陷河北郡縣是謂茅屋破也趙曰十二詩皆上元二年之作師曰甫以嚴武鎮成都遂往依之不幸武死郭英又代武為節度甫由是見知英又託以為庇兼與楊子琳栢正節相約結崔旰殺英又併攻

楊子琳栢正節是補注鶴曰唐自天寶之亂民
卷三重茅之義也補注不得其居處者甚多公
因茅屋為秋風所破遂思廣厦千萬間之庇其
為憂國憂民之念至矣師古謂此詩託以諭崔
盱之亂要之自不必專指盱而作蓋安史為禍
于關內山東河北者已為極盛吐蕃又復入寇
于是隴蜀多為踐擾廣內且有太一之變江浙
且有表鼉之禍二川復有段子璋徐知道崔盱
相繼而反詩所謂牀牀屋漏無乾處是也永泰
元年夏公去成都下忠渝草堂已不得而居秋
晚在雲安縣有雲安九日詩則是年秋公已不
在成都豈見茅屋為秋風所破其作此詩者以
郭英又好殺如秋風公在成都值嚴武之死欲
再依英人而英人驕縱不可托故舍之而去所
以託言茅屋為秋風所破蓋深有所感傷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

修可曰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唯是無作則萬竅怒號也卷我

屋上三重茅

蘇曰八月陰中也陰以肅殺爲事秋高風怒號者秋于五性爲義天寶十四載十一

月九日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率藩漢兵十餘萬自幽州南向指闕詭言起義以誅楊國忠爲名其怒號之甚也

卷我屋上三重茅者是時方陷三郡謂先殺太原尹楊光翽于博陵郡十二月六日陷陳留郡殺張介然九日

陷滎陽郡殺太守崔無

茅飛度江洒

一作滿

江郊高者挂

胃長林梢

鄭曰胃古犬切

下者飄轉沉塘坳

蘇曰分茅之臣悉皆奔逃濱于患難

之側而不顧者若范陽副使封常清三與戰皆不勝西奔陝高仙芝鎮陝棄城西保渭關故曰洒江郊也高者以義爲高也林君也肅宗即位靈武玄宗在蜀長林也高義之臣扈從左右如韋見素陳玄禮故曰挂胃長林

稍也塘坳泥塗也下者卑汙喪節處于泥塗是時河北二十四郡俱為所陷如譙守陽萬石令狐潮楊希文劉貴哲皆附賊其後潮亦說張巡曰盍相從以苟富貴可謂飄轉而不能自守也南村羣童欺我

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

呼不得

蘇曰南明也村鄙也童無知也明明鄙野無知之輩以我國家師老而莫能為之敵所以盜吾

土疆賊吾善良故令狐潮說張巡曰本朝危感兵不能出闕天下事去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盡援絕棄郡渡河于是河北郡縣盡陷賊豈非對面為盜賊也竹制節也公然抱茅入竹者祿山反顏杲卿袁履謙緋袍令與假子守土門所謂抱茅制節者也杲卿謂祿山曰汝營州牧羊羯奴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祿山怒縛之節解而罵不絕賊鈎斷其舌杲卿含胡而絕不得者是張巡保睢陽使南霽雲

詣賀蘭進明告急賀蘭無意出援兵且張樂以大享饗
雲言城中食盡力屈賀蘭不聽遂截指示信竟不食而
去豈非呼不得也趙曰韓詩外傳曰乾喉焦唇仰天而
嘆曹子建善哉行曰來日大難口燥唇乾益公參用之

也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蘇曰甫嘗與韋
宙同陷賊適歸

行在所此所以歛厥嘆息也方是時張巡許遠擣其腹
心而賊勢遂衰四方犄角而祿山詭言之號令無所施
猶風之定也雲墨色者雲喻禮樂法度墨色不明也天
子蒙塵西幸忠臣繼踵而陷賊禮樂法度無自而明

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裂

蘇曰秋義也望天子以義理天下今也宦豎蔽其明女
謁侈其心漠漠而無所察治向昏者垂老之晚年也黑
不明也明皇晚年高力士尊其欲太真妃迷其情豈非
向昏而黑也布者女工之本儉之所尚也衾者所以衣

被也以布為衾蓋以恭儉而衣被天下且置之而不用所以冷而似鐵鐵黑金也而以斬殺為事斬殺則少恩明皇末年非惟不知崇儉以衣被天下又且少恩以徇太真妃之欲也嬌兒太真妃也卧安寢也太真妃搖其安謂嘗以祿山為養子出入宮掖不禁穢醜稔聞而明皇不悟祿山出范陽與太真妃為內外援且令進奇禽異物以蠱帝心宰相太子多言其反太真妃力保之故帝不信及漁陽難作且約太真妃為之內應朝廷機謀祿山靡所不知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蘇豈非踏裏裂也

牀人所即以為安也牀牀四方之所安居者屋漏無乾處者謂今皆陷于泥塗是時滄趙見拔博平陷虜潼關失守南破宛洛張介然崔無詖死其城郭李愷盧奕蔣青死其官所謂如麻未斷絕者蓋天下浸淫于塗泥未

有已也揚雄嘗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弊蒙故甫以雨脚未斷言其亂之滋也

自經喪亂

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蘇曰祿山父子僭竊於三年之間四方騷然不遑安枕豈

非少睡眠也蜀道尚艱難靈武未還內故謂之沾濕何由徹也

安得廣厦千萬間

趙曰白樂

天詩我願布裘千萬丈與君同蓋洛陽城然近乎戲語豈有萬丈之裘乎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厦二公之言自

有深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蘇曰亂而願治

憂而思樂忠臣義士之常心甫于是時官卑位下身親懼之力無所施不免傷今思古而欲得庇覆天下之蒼生謂其歡然懷歸尚未忍棄去高祖太宗之遺烈故欲復安之使無震風凌雨之虞故曰不動安如山也

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蘇曰嗟歎

之不足故永歌之甫遇亂而願治其所以嗟嘆永歌者蓋寫其憂憤之心冀欲有興衰撥亂之主而康濟王室

以成魏魏突兀之功謂之何時者所望之誠至也吾廬
獨破受東死亦足者祿山之亂天子入蜀甫走鳳翔謁
肅宗授拾遺與房琯少為布衣交至德元年七月二十
一日琯敗于陳陶斜罷相甫上疏言琯罪細不宜免肅
宗怒詔吏推問後意解出為華州司功曹然不甚省錄
時寇亂甫家廊彌年孺弱至餓死繼而棄官去容秦州
負薪採橡栗自給故其斷章所以言死亦足也左傳楚
申叔展問還無社曰有麥麩乎有山鞠窮乎注二物可
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時子美方為嚴武所不容
詩之作其近于此乎趙曰按舊注引楚申叔展言為嚴
武所不容然所引事迹與意大不相同十二詩皆上元
元年之作嚴武鎮蜀初則廣德元年公在梓州再則廣
德二年公在幕中故定為上元元年之秋也假使舊注
不引左氏又不誤指嚴武直論詩意豈有府尹不相容
乎者

入奏行

寶應元年作

彥輔曰贈西山補注鶴曰考新舊史會要諸書
檢察使寶侍御

無檢察使唯有巡察觀察

按察之名而已然歐陽詹集乃有送韋檢察詩

又似史失書梁權道編在廣德二年成都詩內

詩云綉衣春當霄漢立若二年春則在梓閬

送其入奏却不在成都詩又云天子亦念西南

隅則是西山諸州未沒吐蕃前作故詩又云八

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

未小密奉聖旨恩宜殊詳觀詩語乃是寶應元
年春在成都作蓋廣德元年二年春公俱不在
成都今此詩末云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
老翁無以為二年春在梓州閬州作是詩公知
嚴武再鎮成都期于必歸浣花故有此語然八
州又已没于吐蕃故定為寶應元年更俟博考

實侍御驥之子鳳之雛

修可曰桓譚新論曰善相馬者曰薛公得馬惡貌而正走其名

驥子又易林曰鳳生五雛

補注

希曰梁元帝啟云價疋龍媒聲有驥子又龐統者德公之從子德公謂為

鳳雛晉陸雲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北齊裴景鸞景鴻河東聞喜人並有逸

才河東人呼景鸞為驥子

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

洙曰唐李吉甫傳君

有骨鯁之忠臣趙曰骨鯁者剛正之謂如內之有骨而魚之有鯁

炯如一段清冰出萬

壺鄭曰炯戶頂反光也

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洙曰漢有迎風寒露之館古詩瑩若

玉壺冰言清徹也

蔗漿歸厨金盃凍

洙曰晉張協蔗賦曰挫斯蔗以療渴若漸醪而含蜜

右按前漢書禮樂志秦尊柘漿取甘柘汁以為飲也蔗與柘同趙曰宋玉招魂云燭鼈炮蔗有蔗漿定功曰前

漢禮樂志景星歌秦尊柘漿析朝醒注取甘柘汁以為飲可解醒也柘音蔗舊注所引似之而非洗滌

煩熱足以寧君軀政一作整用疎通合典則威聯豪貴航

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

頗麤洙曰時吐蕃欲取成都為東府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

喜洙曰繩橋以竹繩為橋也斬木火井窮猿呼洙曰火井地名鄭曰在蜀修可曰博物志

曰臨邛有火井縱廣五尺深十餘丈諸葛丞相往觀後火井益盛以盆著井煮鹽得熟補注鶴曰繩橋

在成都即笮橋寰宇記云水涸時以火投井中即焰出移時方滅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而言八州

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趙曰西山補注鶴曰按唐志劍

南節度使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團結營及松維
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馬三城當是青海三城此行

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宜殊繡衣春當霄漢立漢繡衣御

史綵服日向庭闈趨洙曰老萊綵服以娛親修可省郎

京尹必俯拾蘇曰薛光戲友人曰古人云青紫可俯拾吾令尹亦可俯拾江花未落

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洙曰一云公來肯訪浣花老為君酤酒滿

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洙曰又云携酒肯訪浣花老為君著衫持髭鬚師曰吐蕃分三

道入寇欲取成都為東府實氏以御史出檢察諸州軍
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甫作是詩以贈之驥子鳳雛皆

不凡也逆耳之言比之骨鯁漢武帝置迎風寒露之館
玉壺貯冰言其瑩徹也蔗漿可以除煩天子方憂吐蕃

不無內熱今竇生人奏忠言上沃帝心如蔗漿然疎通
其施為無所蔽也高祖皇后竇氏侍御正其族也故云
戚聯豪貴雖云外戚尤好儒學西南隅謂蜀也須乃軍
興所須也蜀人以竹索為橋謂之繩橋地理志邛州有
火井縣在州西六十二里斬木將以為柵猿依于木今
既盡斬之則猿窮而失所是以號呼八州謂彭加黎簡
嚴陵雅邛三城謂姚維松皆當吐蕃之衝兵有攻有守
八州可攻三城可守奏其事于朝廷以取天子之命甫
謂必蒙殊恩省郎京尹如俯拾地芥行色當春秋間可
還成都故云江花未落也漢暴勝之衣繡衣持斧出使
故云繡衣春當霄漢立立謂立于天陸甫築草堂居
成都浣花里自稱浣花翁滿眼酤謂滿前士卒皆有勞
也甫約竇歸來不遺寒賤僕賜先訪當酤酒宴集下
至車從僕隸皆待以殊禮蓋所以尊重于竇故也

大雨

寶應元年作

補注

鶴曰按公寶應元年建卯月成都春旱說云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

旱何意此詩是寶應元年在沅花作故詩云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

陶乃夏方雨至而梁權道編在廣德二年若在其年夏則公自閬州歸在嚴公幕中豈有敢辭

茅葦漏等句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

洙曰搜神記曰萬物樵枯百姓嗷嗷言旱甚也蘇曰呂尚

曰方今元陽百卉俱槁東作不入民嗷嗷而怨嗟望修仁德厭此武王從之

上天回哀眷蘇曰

漢文帝上天昭明曲

朱一作清

夏雲鬱陶

洙曰謝靈運詩幽居猶鬱陶孟

子載象謂舜鬱陶思君耳蓋鬱結于陶窞之義故可使於朱夏之雲也

執熱乃沸鼎織絺

成緼袍

洙曰詩誰能執熱劉陶養魚沸鼎秋興賦釋織絺語有衣敝緼袍

風雷颯萬里

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

洙曰一作大

江聲怒號

洙曰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莊子萬竅怒號禹偁曰二江涪江巴江也

補注

希曰寰宇記云秦李冰穿二江于成都城中皆可行舟今謂內江外江是也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

流故有雙流縣又按風俗通云秦昭王遣李冰為蜀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又唐志成都府有二江府

流惡邑里清矧茲遠江臯

趙曰左傳有汾澮流其惡今言大雨所蕩亦流出穢惡也

荒庭步鶴鶴

洙曰蓋鶴鳴則雨應也

隱几望波濤沉疴聚藥餌頓

忘所進勞

趙曰言以沉疴之故而聚藥餌今得大雨清涼于是頓忘供進藥餌之勞也 則知

潤物功可以貸不毛

洙曰諸葛亮傳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言不生物也趙曰因雨之潤雖

不毛之地亦假貸而生

補注

鶴曰漢西南夷傳不毛之地師古注不毛言草木不生也

陰色靜

壠畝勸耕自官曹四鄰出耒耜何必吾家操

蘇曰王褒喜見四鄰

耒耜之具

揚旗

廣德二年作

彥輔曰三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俯曰代宗大厯三年南離峽中

之荆南夏六月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旗幟將平吐蕃之難而作此詩

補注

鶴曰詩云

三州陷犬戎蓋指廣德元年十二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則詩作于廣德二年詩又云江雨颯

長夏府中有餘清蓋公
是時在嚴武幕府故云

江

洙曰一
作風

雨颯長夏

石曰夏日長故
云長夏颯動也

府中有餘清

張敞

新秋雨過民事簡
府中景物有餘清

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

君平曰鄭
公持軍嚴

肅有殊
異聲名

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

洙曰一
作四

馬入

蕪曰任安等六馬騎
直入安西都護府

駸駸揚旗旌

鄭曰上布可切下五
可切馬搖頭也洙曰

甘泉賦崇邱陵之駸駸
今駸駸山阜之高貌也

迴迴偃飛蓋

洙曰劉公幹詩回
自昏亂曹子建

詩飛蓋相追隨倪
曰迴迴勢回旋也

熠熠迸流星

洙曰河東賦掉奔星之
流旌又校獵賦曳彗星

之飛

來纏

洙曰一
作衝

風颺急去擘山岳傾

彭曰言揚旗去
來之狀其疾速

若材歸俯身盡

洙曰鮑昭詩俯身散馬蹄

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

舒卷隨人輕

洙曰高唐賦蜺為旌王沉賦曳招搖之修旗宛若虹之垂天選虹旗攝麾而就卷

三州陷犬戎

趙曰言去年十一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但見西嶺青公來練

猛士欲奪天邊城

蘇曰班超謂將佐曰與君等仗天子之威靈擣氏羌奪天邊之城斷其左

臂與月氏首亦不易也

補注

鶴曰按史廣德元年十二月丙申吐蕃陷松維保三州皆

云廣德元年沒吐蕃通鑑云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松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于是劍南山西

諸州亦入于吐蕃今詩云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正謂此如王彥輔徐俯之說皆非且嚴武以永泰元年四

月卒安得更在大歷三年若以為在永泰元年武未卒之前作此詩中必言拔當狗城克鹽川城何為却無一

語及之今詩又云公來練猛士欲奪天
邊城謂欲攻吐蕃是年九月果敗之
此堂不易升洙

言食人之祿當懷人之憂也蘇曰王戎見陸達議
論久之退回視達居堂曰吾終日不易升此堂
庸蜀

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荆洙曰見近聞犬戎遠
適注書庸蜀微盧

古詩上言加餐飯王仲宣七哀詩復棄中國去遠身適
荆蠻趙曰相勸加餐飯而不必捨去以嚴公之故也師
曰甫終去蜀之荆蠻且
為是辭以美鄭公云

溪漲寶應元
年作

補注鶴曰以前篇大雨詩論之當是寶應二年
夏作二江之聲且至于怒號浣花豈容不

泛溢梁權道編在廣德二年恐非且舊次在戲
贈友之前戲贈友云元年建巳月則此作于寶

應元年亦無疑如梁所編則是年秋容嚴公幕
中不應詩却云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秋夏
忽泛溢豈惟入吾廬又可知是寶應元
年在浣花作是年秋公送嚴公至縣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

一作明可把

洙曰艷歌
行水清石

自見趙曰水之清淺而
石可見也詩白石鑿鑿水中有行車

洙曰華陽風俗錄
浣花亭在州之西

南當江流至清之所也其淺可
涉故中有行車甫有宅在焉

秋夏忽泛溢豈惟入吾

廬

洙曰莊子秋水時至百川
灌河陶潛詩吾亦愛吾廬

蛟龍亦狼狽况是鼈與魚

洙曰七發說濤云其旁作而奔起也六駕蛟龍附從太
白又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趙曰狼與狽本二獸各半

其體相附而行苟失其一則無據矣故倉皇失
據者謂之狼狽師曰蛟龍喻君子魚鼈喻小人茲晨已

半落歸路跬步踈馬嘶未敢動

趙曰跬音邱弭切舉一足也與踴同荀子云不

積跬步無以致千里
逢原曰半步曰跬

前有深填淤

衣虛切田曰前漢溝
洫志填淤反壤之害

顏師古曰填淤謂壅泥也師曰君
子遇險而止此處亂世之道也

補注

希曰溝洫志淤
音於庶反而公

作平聲東坡亦云楚麥滿河淤
後山亦云乞我黃淤千里秋

青青屋東麻散亂牀上

書

蘇曰陳璋亂後歸中條與兄琳書曰屋牖網蜘蛛
兒案蒙塵牀書散亂鄰星零替惘然不聊生意

不

意遠山雨夜來復何如我遊都市間晚憇必村墟

趙曰
言晝

日遊成都市晚必憇息於
村墟村墟指言草堂也

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

戲贈二友

寶應
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元年建巳月其年公在成都
月玄宗升遐焦校書王司直當是居于成

都公故與之友
善詩作於其年

元年建巳月

洙曰肅宗去上元三年年號止稱元年月
以斗建辰為名也師曰肅宗止稱元年月復

以月建之辰稱月蓋法上古之制也年號自漢武帝方
有之甫特於此年以元年建巳月為稱記肅宗之立尚
古制不然何以
謂之詩史乎
郎有焦校書補注
鶴曰焦校書意在焦
遂與李白號為酒八

仙者唐史拾遺云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答如
注射今詩云自誇足膂力又云欲得東擒胡豈醉後語

耶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被馬踏唇烈板齒無

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

趙曰公使魏武帝樂府云老
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師曰宵腸之間曰膺生馬駒其馬未調習者
板大齒也仲尼嘗譏子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為其好
勇故也此詩雖云諧
戲亦為好勇者之戒

元年建己月官有王司直補注

鶴曰即公作短歌行見
王郎司直者短歌行云

青眼高歌望吾子則與之友厚有素王
嘗得西諸侯舟經錦水乃有此作與

馬驚折左臂骨

折面如墨

洙曰國語
如墨

鴛駘漫染泥何不避雨色

師曰觀
此詩有

何不避雨色之句蓋
為踪進者之戒云

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為福

洙曰此
詩所諷

近白居易新豐折臂翁趙曰淮南子云塞上翁馬亡入
胡人皆弔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
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
體人又弔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

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獲
相保舊注引居易折臂翁穿鑿矣

觀打魚歌

寶應元年作

補注

鶴曰公以寶應元年秋送嚴武至絳州此詩乃其時作故詩云綿州江水之東津

綿州江水之東津
魴魚鱖魚色勝銀

洙曰詩魴魚頰尾鱖魚跳躍貌修可

曰爾雅曰魴魴也今之鰱魚是陸璣疏曰魴魚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
補注
鶴曰唐

家遊治平院詩注蓋老杜所謂東津者也詩正義云衛人垂一魴之餌以釣鰥鰥過而不視則魴為中魚陸云

伊洛濟潁魴魚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
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
漁人漾舟

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
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

如有神

洙曰陶弘景本草曰鯉最為魚中之主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也

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瘳子左右揮霜刀

繪飛金盤白雪高

洙曰西征賦瘳人縷切鑿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霏霏

徐州禿

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

洙曰禿尾查頭皆魚名

補注

希曰張景陽七

命曰乃命支離飛雙鰐紅肌綺散素膚雪落漢中鰓魚肥美襄陽禁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鰓敬兒為刺史齊高帝取此魚敬兒作書進曰奉槎頭縮項鰓一千八百頭故岷潭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王

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驩娛亦蕭瑟

趙曰廣州記曰魴魚廣而肥甜魚之

美者也君不見朝來割素髻尺波濤水相失

師曰綿州屬西川道

魚善變化乃龍之類老蛟怒惡傷其類也禿尾槎頭縮項皆魚之名既飽歡娛亦蕭瑟謂樂極則哀繼之春秋隱公矢魚于棠聖筆書之以為譏甫此詩初敘得魚之樂而未則有咫尺波濤永相失之句豈非得聖人危亡之戒耶

又觀打魚

寶應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東津觀魚已再來當是同上年作雖廣德元年公再至綿乃春晚詩云干

戈兵革闕未止蓋指吐蕃與史朝義之亂未息而言也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網萬

洙曰一作取

魚急能者操舟

疾若風撐突波濤挺义入

洙曰顏回濟于觸深之泉見操舟者若神西征賦徒觀其

鼓柂回輪洒鈎投網垂餌出入挺叉來往也定功曰莊
子云津人之操舟若神潘安仁西征賦垂餌出入挺叉
來往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

頭屈強泥沙有時立

鄭曰屈強正作屈渠勿切梗戾也
洙曰蜀志曰武陽小魚大如針一

斤千頭蜀人以為醬七
發云其根半死半生

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繪還

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

趙曰以言打魚之
故而驚動神物也

山根鱣鮪隨

雲雷

修可曰郭璞注爾雅曰鱣大魚似鱣而鼻短口在
頷下體有斜行甲無鱗肉黃江東人呼為黃魚

補注

鶴曰詩注云鱣大鯉鮪說文云鮪也詩正義云似
鱣而青黑周禮獻人春獻王鮪鮪春時始出故特獻

之干戈兵革闢未已

一云干戈革
闢尚未已

鳳凰麒麟安在哉吾

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洙曰春秋繁露曰恩及蟲魚則麒麟至孝

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師曰自祿山之亂干戈日尋蛟龍改窟穴鱸鮪隨雲雷喻賢人君子遇亂而

遁迹也聖人仁及草木昆蟲今於戰鬪之補注
希曰書際復暴殄天物若此仁人君子忍為之乎補注
武成云

暴殄天物害虐蒸民借此以喻取魚之虐也

越王樓歌

寶應元年作

補注

鶴曰寶應廣德公皆至綿州而此詩當是寶應元年初至時作詩云綿州州府何磊落

蓋創見之辭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

洙曰太宗子越王貞也顯慶中為綿

州刺史創此樓顯慶中宗年補注鶴曰按新舊史越王號越曰作者言其作綿州也貞太宗第八子未嘗

為綿州第始封漢王漢與綿為鄰耳前乎貞有衛王泰以貞觀二年封越王後乎貞有趙王係以乾元二年封

越王然亦皆未嘗刺綿州且顯慶非中宗年號乃高宗年號凡五年在龍朔之前王注為非此詩云顯慶年中

越王作又云君王舊迹今人賞意是中睿宗孤城西北曾受此封及刺北州故曰君王蓋史失書

起高樓洙曰古詩西北有碧瓦朱甍照城郭趙曰神仙傳蔡少霞

夢人請書新宮銘有云碧瓦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鱗差沈佺期詩紅日照朱甍

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海棕行寶應元年作

鄭曰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冬切趙曰海棠記
載李贊皇公云花木以海為名者悉從海上來

補注

鶴曰詩云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
入雲則棕在綿州乃云寶應元年至綿州

作唐子西將家遊治平院詩云江邊勝事畧尋
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即老杜所謂東津者

則館與棕皆在
涪江之東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濱

師曰綿州涪水所經涪居
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

海棕一株

高入雲

修可曰古樂府
高城上入雲

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

抱文自是眾木亂紛紛

趙曰王長元吉古意云况
復飛營夜木葉亂紛紛

海棕

焉知身出羣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師曰
北辰

喻君也夫大材生非其地人無識者其與衆木紛亂何以異乎中國無人識而胡僧識之正仲尼欲居九夷之意補注鶴曰北辰以喻京師帝居言欲移其種於京師而不可得也此木在當時已不識其自何得名宜趙鄭亦不得而知也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不經可問西域胡法蘭法蘭蓋博物者也公以當時不識其為何木故及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寶應元年作

補注鶴曰姜皎以誅竇懷貞等有功進殿中監楚國公其子慶初亦襲封楚國公此未詳

為誰畫詩云此鷹寫真在左綿則是公寶應元年送嚴武至綿州之時作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洙曰一到幽朔觀者貪愁

掣臂飛

趙曰如在幽朔見此鷹之殺氣蓋名鷹出於此地也畫師不是無心學此

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

未搏空上九天

師曰書曰宅朔方曰幽都幽陰也朔北也幽朔肅殺之方此鷹殺氣窮極幽朔

掣臂謂掣臂鞬而欲飛物有異質而世所未嘗觀人見之必駭而不信畫師不是無心學蓋恐人未之信也未章譏朝廷之士稱才角出者率有虛名而無實效

嚴氏溪放歌

寶應元年作

彥輔曰時郭英又代嚴武鎮蜀 補注 鶴曰永泰元年

暴不能容甫故有公卿獨驕之作 南今詩云秋宿霜溪素月高詩與事不合詳考

詩云劍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當是
寶應元年避徐知道亂入梓州時所作詩云東
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
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意嚴二即嚴氏別駕梓
州人故云東遊西還後篇
相從歌亦同時之所作也

天下甲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度

洙曰成都在劍嶺之南邊頭公卿仍獨驕趙曰此謂居邊之守臣也謂之獨蓋有跋扈不

遵王命之意舊注謂時郭英又代嚴武鎮蜀麓暴則固然矣然英又乃成都尹豈得謂之邊頭公卿乎非公詩

本意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洙曰此詩譏邊臣顧望不為朝

廷憂也趙曰禮記謂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自強嗚呼古人已糞

土獨覺志士甘漁樵况我飄轉無定所

洙曰時甫方避地流徙無所依

止終日戚戚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

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

遲暮有意來同煮

趙曰楚辭傷美人之遲暮此末句傷歲晚矣欲服餌長生之藥也師

曰甫意欲暮年與嚴氏同隱溪故云

補注

希曰淮南子說山訓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注云茯苓

千歲松脂也又陶隱居注本草兔絲條舊言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史記龜策傳云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又云茯苓

苓千歲之松脂也

相從歌

寶應元年作

魯曰贈嚴二別駕時方經崔旰之亂師曰崔旰殺郭英入成都亂適東川與嚴別駕相遊從一

見如舊補注鶴曰魯師二注及梁權道編皆以故作此補注為永泰元年梓州避亂時作然崔

旰之亂在是年閏十月公已次雲安矣當是寶應元年避徐知道反入梓州時作此詩乃寶應

元年故詩云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若在永泰元年作則是時決意下忠渝矣豈

復更十步一回首於草堂也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梅曰憶舊隱也成都亂罷氣蕭瑟浣

花草堂亦何有師曰草堂為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

事知名久趙曰指豪俊者謂嚴二也師曰梓州屬東川嚴二為梓州別駕如今之通判乃梓州人為

本州補注鶴曰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從事諸郡從事秩六百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堂吏

朱儉為華州別駕給事郎蕭倣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矣 把臂

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

將炙緋衣走趙曰指言從人也青螺粟則帽之紋也銅盤燒蠟光洙曰一作炎

吐日安石曰銅盤燭臺盤承淚者夜如何其初促膝洙曰言將以紫綬易緋衣促膝

言膝相近也入黃昏始扣主人門師曰新相知也誰謂俄頃膠

在漆洙曰古詩以膠投漆中師曰古云自謂膠漆堅不如雷與陳甫一見嚴二便如膠漆之固萬事

盡付形骸外趙曰莊子曰索我於形骸之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

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體交

態同悠悠

逢原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悠悠泛交也甫視乾坤之內雖大相知者皆泛泛爾

垂光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洙曰魏志張邈傳後陳登字元龍劉

備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于古人耳晉王戎從弟衍字夷甫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是誰比戎對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短歌行

寶應元年作

洙曰贈王郎司直

補注

鶴曰王郎司直即前所賦戲友云官有王司直者梁權道編在

永泰元年成都詩內然不應與前作相去三年意同是寶應元年作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

修可曰史記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時坐席中

酒酣據地

歌曰云云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竒才豫樟翻風白日

動

洙曰吳都賦木則楓桺豫樟言材之美者

鯨魚跋浪滄溟開

洙曰鯨魚之大者吳都賦

長鯨吞航趙曰以大魚比之崔豹古今注鯨海魚也大者數千里小者千丈鼓浪成雷噴沫如雨

且脫

劍佩休徘徊

蘇曰張華遇魯銍于滄水華曰且脫劍佩于此徘徊何命為之勿速如是

西得

諸侯棹錦水

洙曰錦水蜀江也

欲向何門跂珠履

洙曰孟嘗君養客三千皆

躡珠履趙曰鄒陽云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仲宣樓頭春已深

洙曰仲宣王粲也有樓在

荆青眼高歌望吾子

洙曰阮籍能為青白眼以重輕人

眼中之人吾老

矣

師曰錦水蜀中有濯錦江王司直得蜀中刺史刺史古之諸侯甫欲依之為門下客如仲宣之依劉表望

其青顧故云青眼高歌望吾子吾子指王司直眼中補之人謂甫素善司直司直必念其衰老而眷遇之也

注

希曰儀禮望吾子之教也注吾子相親之辭文選陸士衡答張士然云感君桑梓義髣髴眼中人

短歌行

廣德元年作

魯曰送祁錄事歸補注鶴曰詩云君今起柁春合州因寄蘇使君補注江流又云余亦沙邊具

小舟意是廣德元年梓州作公在梓州有詩云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正是時也故此詩舊

次在草堂四松之前而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亂後還成都作考是年四月嚴武死公五月下

忠渝秋已至雲安而今詩云君今起柁春江流則非永泰元年所作甚明况崔旰之亂至大曆

元年方
粗定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

洙曰古者有半面之交趙曰經年之

中徒記君面而已不得再相見也

後生相動

洙曰一作勸

何寂寥君有長才

不貧賤

洙曰陳平傳張負曰人固有美好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

君今起柁春江流

趙曰柁所以行大舟也

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

趙曰指言

合州蘇使君也

江花未盡會江樓

草堂

廣德二年作

洙曰草堂在成都浣花里楊子補注

鶴曰當是廣德二年

琳之亂甫去草堂亂後復歸也

自梓閬歸成都依嚴武時作故有賤子且奔走
三年望東吳不忍竟舍此復來雞榛燕之句若
是避崔旰之亂何至涉三年而始歸梁權
道信王注而編在永泰元年非也詳見注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

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

蘇曰曹參曰事反覆于須臾之間

大將赴朝廷

羣小起異圖

洙曰時崔寧入朝留其弟寬守成都楊子琳等乘間來襲子琳與邛州栢正節同叛

中宵斬白馬盟軟氣已麤

洙曰殺梁傅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軟血之盟蘇

秦說趙令會天下之將通質剗白馬而盟漢高祖刑白馬盟孟子五霸桓公為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
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隅補注
鶴曰公以寶應元年秋避成都之亂

去草堂八梓州殆是草堂方畢工而遂去也是年七月徐知道反大將赴朝廷謂嚴武以召去為京兆尹廣德

二年武再鎮蜀公復往依之于是始歸草堂王洙以為是崔寧入朝楊子琳為亂然崔旰楊子琳之亂乃是永

泰元年冬是時公在雲安矣洙弟以西取邛南兵之句信其為栢正節同亂然寶應元年方于邛州置鎮南軍

羌渾奴刺西寇梁州梁即興元府在成都之北或者取邛南之兵以斷劍閣之路爾况謂之蠻夷塞成都始聞

蕃漢殊是專指羌胡而言羣小賊臣因之為亂者也大歷三年崔寬攻敗子琳始復成都若果侯子琳之亂平

而復歸則其春公已發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洙曰白帝城下峽泊江陵矣

琳為瀘州刺史栢其勢不兩大洙曰兩大不相事始聞蕃漢殊

正節為邛州刺史洙曰子琳本賊帥也西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洙曰子琳為寧

杜鴻漸表以為刺史

西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

洙曰子琳為寧

妻任氏所敗走為王守仙所誅馬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
洙曰前漢郊祀志梟鳥名

食母破獍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義
之破獍如麕而虎眼漢五月五日作梟羹賜百官

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洙曰僖五年左氏
狐裘尨茸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萬人欲為魚趙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歎禹
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光武紀百

萬之衆可使為魚可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前列杻械背後

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洙曰左
傳至于

用鉞風雨聞號呼鬼一作妾與鬼馬趙曰已殺其主矣則
妾謂之鬼妾馬可謂

之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也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

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

湖不忍竟舍此復來薤榛蕪

鄭曰薤他計切除草蘇曰安謂隋文帝召為博士性

便山水復來舊隱薤草徘徊而去後辭官不起

入門四松在步堞

洙曰一云步堞鄭曰徒協

切城上垣

萬竹疎

趙曰宋書袁粲為丹陽尹常步屨白楊郊野間

舊犬喜我歸低徊

入衣裾隣舍喜我歸沽酒携胡蘆

洙曰一云提榼壺

大官喜我

來遣騎問所須補注

希曰大官謂嚴武魏文帝書云今遣騎詣郡

城郭喜我

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

洙曰黥布傳上對衆折隨

何為天下安用腐儒哉

補注

鶴曰健兒兵士也舊史至德二載蜀都健兒賈秀等五千人謀逆上皇御

蜀郡樓討平之是也又京師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
召募十萬眾號天武健兒

于時見疣贅

鄭曰上羽求切結痛也下之銳切趙曰莊子云附贅掛疣此公自以傷見刺其身在

天地間

骨髓幸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

洙曰莊子駢拇

疣贅又養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嵇康採薇山阿趙曰做古詩食薇不願餘師曰嚴武鎮成都卒于永泰元年夏問朝廷有詔崔光遠代甫年未老而不見用故云骨髓幸未枯食薇不敢餘謂其貧也薇菜之薄者

四松廣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別來忽三歲按公以寶應元年去成都遊綿梓閬廣德二年春再歸恰三

年故又云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谷而草堂詩亦有入門四松在之句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

趙曰

禮記離坐離立師曰甫詩云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則知甫去草堂及歸時凡涉三歲矣

會看根

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

趙曰王褒畧畧而秀發

疎柯亦昂

藏所挿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

鄭曰上直庚切下比未切

洙曰謂有所觸動也師曰道曰振撥觸撼貌

補注

希曰振觸也韻作除庚切撥正如蕩詩所謂本實先

撥也韻釋云理也絕也除也此當是以除絕言

得愧千葉黃補注

希曰愧一本作恠敢

為故林主

師曰甫傷兵亂民尚不保其故居况吾敢為故林之主而欲保四松之無損乎黎庶

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

蘇曰嵇紹一日復一日篇云去日畫樓歌

管沸歸來春草滿空堂詩語困即借句今杜工
部往往全用古人語斯亦無害詩人之工也
覽物歎

衰謝及茲慰淒涼

洙曰前詩有入門四松在清風為我起洒面若微

霜

趙曰張茂言穆如洒清風陸機連珠云秋風夕洒面足以送老婆
洙曰一云足為送老婆

聊待偃蓋張

趙曰抱朴子云天陵偃蓋之松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

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水檻

廣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當是廣德二年自梓閣回草堂時作梁權道編

在永泰元年作非

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

洙曰郭景純詩高浪駕蓬萊

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為谷

洙曰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何傷浮柱歌

趙曰張平子西京賦時遊極于浮柱結重纜以相承注三輔名

梁為極作遊梁置浮柱上也

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

洙曰危而不扶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

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

洙曰大厦將傾臨非一木可支

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趙曰韓詩

外傳載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人曰向刈著薪亡吾簪是以哀非傷亡簪不忘故也師曰持守也詩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萬物皆有變易於水檻何恨乎水檻駕于巨浪之上為水所蕩動浮柱歌側

此亦常理但顛危必用扶持譬若大厦非一木所能支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此甫含蓄意思諷朝廷乏材當顛危之際莫有扶持者矣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為益言王者以天下為度當一視同仁恩及無外不可有此疆爾界之辨諷肅宗示人不廢耳

破船

廣德二年作

鶴曰詩云緬邈懷舊邱鄰人亦已非當是廣德二年再歸草堂後作末句云所悲數

奔竄白屋難久留明是年果下忠渝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

趙曰

此言志在江海豈局促于清溪上旁柴門而遊為事乎蒼皇避亂兵緬邈懷舊邱

隣人亦已非野竹獨脩脩船舫不重扣

舫胡田切洙曰江賦詠採菱以

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掘

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蘇曰賈復見耿弇曰子非久留

白屋之士風雲會合子當平步天衢耳後果如其言師曰亂兵謂崔旰之亂甫往梓州舊邱故林也指草堂隣人亦已非謂流離也甫去成都凡三載向者所泛扁舟埋沒于泥沙故船舫不堪重扣舫船旁也扣之以節歌甫在東川未及西歸故云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掘謂破船

營屋

永泰元年作

補注

鶴曰愛惜已六載茲辰去千竿當是永泰元年作蓋公上元年營草堂時已植竹

堂成詩所謂籠竹和煙滴露梢草堂詩所謂步
堞萬竹疎是也意公正月歸溪上時營屋故作

我有陰江竹

師曰甫植萬竹於草堂故云

能令朱夏寒

夢符曰右按梁元帝纂要

曰夏曰朱夏又

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

趙曰枚乘詩曰美人在雲

端甚疑鬼物憑

蘇曰王肅行大白見山林秀茂曰疑有神物所憑

不顧翦伐殘

東偏若面勢

師曰謂植竹以蔭東射之日隨其所向之勢

戶牖永可安愛惜

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度堂匪

華麗養拙異考槃

趙曰詩考槃在阿考槃在澗考成也槃樂也今公言養拙而已非若碩人

之在澗在阿而後成其樂也

草茅雖薙葺衰病方少寬

趙曰除草曰薙雖有薙

葺之勞而吾之
衰病可寬也
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

師曰甫築草堂茅茨不翦椽柱不斲
削益順其所適也故云寂無斤斧響
庶遂憇息懽

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永泰元年作

補注
鶴曰青溪驛在嘉州犍為縣此詩當是永泰元年去成都經嘉州下忠渝時所作故

詩有佳期付
荆楚之句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
蕪曰荒作枉曲者也謝靈運詩弭棹歸枉者趙曰謝靈運

西陵遇風詩漾舟陶嘉月莊子
日入而息文選通波激枉者
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

許
洙曰言未有
所定止也
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
洙曰言猿鳥
猶能聚其儔

侶而人不能致于安適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中夜
則甫之羈困可見矣

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荆楚

趙曰浩蕩流放

之貌楚辭志浩蕩而傷懷非此言水也師曰甫離蜀中
移居夔州今又自夔下峽欲之荆南夜宿青溪驛而有
此作故末章云佳期付荆楚今復在何許言此行不知
駐足于何所也猿與鳥尚得以類相聚甫今別張員外
中夜懷之曾猿鳥之不若乎虎喻盜賊也
不得語恐奸人窺伺之亂世匿迹若此

屏跡永泰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年荒酒價乏當是永泰元年作
是年正月公歸溪上雖廣德二年永泰元

年皆可謂之年荒然詩又云衰年甘屏跡幽事
供高卧可見公在幕府而歸溪上矣又云掩關

萍葉過則是夏作若在廣德二年則公方入幕不應更云日并園蔬課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

殊不知是年五月公已去成都
八綿梓又史不書饑詳見詩注

衰年

洙曰一作頽

甘屏跡幽事供高卧鳥下竹根行龜開萍

葉過年荒酒價乏日并園蔬課

趙曰蓋以乏酒價之故則并課園蔬賣之以充

估直也補注

鶴曰唐食貨志云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沽酒期

以麥熟如初二年復禁酤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五行志廣德二年秋闕輔飢米每斗千錢永泰元年饑京師米斗千錢此云年荒當是永泰元年蓋廣德二年秋闕輔方饑而此詩乃夏初作若在其年不應先事而言故知為永泰元年夏初作無疑肅宗于干戈未定之時猶能以年饑禁酤酒而代宗米斗千錢之歲方

且定天下酤戶以收稅此猶酌甘泉歌洙曰一云獨酌且歌

長擊樽破

修可曰世說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

己以如意擊唾壺壺盡缺子美長歌而擊樽破有類于此

贈別賀蘭銛

廣德元年作

鄭曰銛思廉切

補注

鶴曰詩云國步初返正當是廣德元年公在梓閬州作賀蘭銛欲下

東故詩又云遠赴東吳春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而師古入以遠赴湘吳春為公移居夔府既而下峽適荆吳蓋失之不考也詳見詩注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

趙曰此比時人之蹇淺也

今君抱何恨寂

冥向時人

趙曰此傷賀蘭而問之

老驥倦驥首

洙曰驥驥逢伯樂之知驥首長鳴趙

曰暗使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漣汁灑地白汗交流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仰見伯樂之知己也今云倦則以無伯樂而倦也

復京師

乾坤尚風塵

洙曰史思明猶鴟張河朔

補注

鶴曰唐蔣乂云中宗即位

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為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以人所言則肅宗可為中興不可為反正當是謂代宗自陝回而吐蕃之亂未息若如王師注則詩乃乾元問作安得又以赴湘吳春為遷夢下峽適荆無乃自

異其說公所謂反正者雖不本蔣乂之說第用高帝紀撥亂世反之正之語然詩云我戀岷下芋則公作詩時在蜀無疑代宗以廣德元年復京師而史思明又以其年縊死則所謂風塵者特指吐蕃之亂甚明

悲歌

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萹

洙曰岷山之下

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師古曰蹲鴟芋也千里萹羹未下鹽政師曰岷山蜀中之山地產芋魁可以充糧凶年不能飢甫既去蜀故戀岷山之芋吳地出萹菜鱸魚昔張翰吳人也在洛守官忽思萹菜遂去官而歸賀蘭在蜀故思吳中之萹舉其

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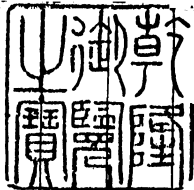
希曰漢翟方進傳童謠云飯我豆食羹芋魁華

陽國志汶山郡有大芋如蹲鴟賀蘭鈺在蜀欲赴相吳而自以尚戀岷下之芋未能去蜀故云

生離與

死別自古鼻酸辛

洙曰楚詞云悲莫悲于生別離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補注杜詩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補注杜詩卷十一

臣 永瑤 恭 校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周 鏞

騰錄監生臣朱 封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卷十一

宋 黃希 原本

黃鶴 補注

杜鵑

大歷元年作

洙曰華陽風俗志鳥有杜鵑者其大如鵲而羽鳴聲哀而吻有血土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者則有離別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與農事識者謂此詩上四句非詩乃題下甫自注兩後人誤為錄曰或者謂前四句非詩也蓋甫於題下自記杜鵑事後人誤寫之耳或曰正古之謠語豈補注鶴曰先君嘗謂文君白頭復以韻為限耶

亦有樵杜公此詩前四句或本此又舊本題注
云上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上
皇悒悒而甫此詩感是而作舊注如此所以編
在廣德年間然詩云雲安有杜鵑又云值我病
經年則是大歷元年春在雲安作蓋公在雲安
與夔多病所以有老病巫山裏之句若在廣德
間則公在梓閣不應言
雲安意識崔旰子琳輩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我

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

洙曰子美結廬在浣花里

有竹一頃餘喬木

上參天

蘇曰上林苑喬木參天松篁陰合珍禽奇獸自然駢集趙曰曹子建詩荆棘上參天

杜鵑

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

趙曰鮑昭行路

難云中有一鳥名杜鵑云是古時蜀帝魂公所出
於此也至若此篇常再拜而重之不能拜而淚下則尊
君之意前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一作喧仍為餒其子
人所不到

洙曰世說杜鵑養子於百鳥禮若奉至尊洙曰成都記
巢百鳥共養其子而不敢犯

曰杜宇亦曰

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亦曰
望帝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主時荊州人鼈靈死
其尸泝流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為相
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
功望帝因其位禪焉後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
鵑亦曰子規又云子規深春乃有聲曰怨鳥與北之思
歸樂都不同也洛京東西多此鳥人以為子規者誠妄
矣又云宇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三月子規鳥
鳴故蜀人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
悲子規鳥

又知恩

洙曰晉羊祜鴈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春秋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

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謗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詳故以為贄趙曰

謂成行列而飛所以謂之鴈序也 聖賢吾法則付之後世傳君者禽鳥

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

淚下如迸泉

修可曰劉越石扶風歌據鞍長歎息下淚如流泉

引水

大歷元年作

魯曰夔俗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蟠屈山腹間有至於數百丈者 補注 鶴曰詩云

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當是大歷元年至夔州作

月峽瞿塘雲作頂

洙曰庾仲雍荊州記曰巴楚有明月峽趙曰本朝樂史寰宇記於榆州載有

明月峽以石穴亂石崢嶸俗無井

洙曰楚俗山居負水而食故高者引水雲

安無泉尤難得水故云

補注

鶴曰夔與雲安有鹽井而罕有鑿井汲泉者故公作信行遠修水筒詩云

雲端竹筒折雲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使其可井安至引泉如是遠也

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

洙曰後漢地理志魚復屬巴郡古庸

國左傳文十年魚人逐楚師是也修可曰魚復補注希即夔州矣今之倚郭奉節縣乃漢之魚復縣也

雲安唐為夔州屬縣本朝開寶中置雲安軍以縣隸軍通典唐志奉節縣漢魚復縣隋人復故地貞觀二十三年始更名為奉節

夔本魚國故也

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

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洙曰莊子斗升之水活我趙曰盧照

隣秋風至詩還思不
動行賴此百憂寬

青絲

廣德二年作

補注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當是廣德二年八月反通鑑以為二年正月

懷恩與河東都將李瑒將兵攻之瑒敗之榆
京叔竭誠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瑒敗之榆
次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

洙曰樂府有白馬篇梁元帝詩宛轉

青絲鞞趙曰南史侯景傳初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
壽陽來及景之叛乘白馬青絲以應讖也師曰謂祿山

反補注希曰蓋以侯景之比僕固懷恩以懷恩誘吐蕃

在我不聞漢主放妃嬪近靜潼關掃蜂蟻洙曰誅貴妃也趙曰此公

成約麤豪子之辭師曰哥舒翰為賊所破補注布曰肅

陷兩京肅宗鳩義兵收復兩京如掃蜂蟻補注布曰肅

師而乾元元年出宮女三千人今代宗歸京師而不聞

有此故云通鑑云高暉率麾下三百騎東走至潼關守

將李日越擒而殺之在廣德元年殿前兵馬破汝時十

此詩作於廣德二年故曰近靜月即為齏粉期趙曰告以必破亡之證也蔡曰按通鑑

曲無賴相聚為盜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先討之所以

有殿前兵馬破汝時之句師曰殿前兵馬乃神策軍天

子親征羣盜補注肅宗曰殿前兵馬乃神策軍通鑑云初

望風而敗補注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又領神策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四

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又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
及代宗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
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
然尚未得比北軍至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與吐蕃回紇
入寇自上六軍屯苑中朝恩以神策軍從而勢寔盛分
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懷恩以永泰元年三月死于
鳴沙壘粉未如洙曰又面縛歸金闕洙曰欲其歸降天
之語驗矣未如洙曰又面縛歸金闕洙曰欲其歸降天
子面縛萬一皇恩下玉墀洙曰時降者皆受節鎮河北
銜壁過歸命庶幾皇恩寬宥之也

近聞

永泰元年作

補注 鶴曰梁權道謂永泰元年雲安作觀詩云
渭水遠迤迤白日靜隴山蕭瑟秋雲高蓋言

關隴無吐蕃之亂當時永泰元年子儀與回紇定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時作

近聞犬戎遠遁逃

洙曰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犬字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

毆畜產遠遁逃

牧馬不敢侵臨洮

洙曰臨洮郡名也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牧馬蘇曰

班超鎮西域醜虜屈膝不敢南向牧馬趙曰今之洮州也

渭水逶迤白日淨隴山蕭

瑟秋雲高補注

鶴曰洮州雖是臨洮郡而岷州亦有臨洮皆屬隴右舊史寶應元年十二月陷

臨洮通鑑云廣德元年七月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之地京兆有渭南縣華州有渭津關隴山按唐志在渭

州西南隴山有六盤關西北五里有吐蕃會盟壇今渭水逶迤與日俱靜隴山蕭瑟其雲自高則可見其無事

矣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關中使

洙曰言通和也趙曰突厥通好

也或云回紇等不附吐蕃補注鶴曰崆峒山占原州岷
亦遣使中國其說亦是

年更郡曰五原又五原或亦指關隴而言時吐蕃歸國
故曰無事突厥在廣德二年亦嘗寇豐州今云數有關

中使殆皆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夢符曰
通和矣

吐蕃傳其俗謂強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補注鶴
曰贊普趙曰先帝昔嘗和親以公主嫁贊普矣

通鑑與新舊史皆云永泰元年三月庚戌吐蕃請和詔
宰臣元載杜鴻漸與蕃使同盟于興唐寺吐蕃傳亦云

而皆不載請和之辭意是
復來求親而史失書之

漁陽廣德元年作

彥輔曰時祿山平以雍王适領范陽盧龍節制
而不出閭趙曰按通鑑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

兵馬元帥舊注以雍王補注鶴曰按史寶應元
受節制而不出閭非是年八月乙亥魯王

造徙封雍王明年廣德元年十月壬申雍王為
闕內兵馬元帥二年正月為皇太子舊史廣德

三年二月己巳朔冊天下兵馬元帥尚書令雍
王迨為皇太子此詩云赫赫雍王都節制當是

廣德二年前作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是年雍
王為皇太子已一年王洙以為一作前節制則

可以為在永泰元年作却與猛將飄然
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等句不合

漁陽突騎猶精銳鮑曰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

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又引唐六典注蔡補注
邕曰冀州強弩幽州突騎天下之精也其說是

希曰晁錯傳輕車突騎師古曰突
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
赫赫雍王都節制洙

都一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洙曰祿山已破而朝廷不作前

能革其積弊復以盧龍授藩鎮故李懷仙朱滔之屬得趙曰按編年通載十月雍

王迺大敗史朝義將以汴州降十一月薛嵩等皆以五州降是歲公在梓聞雍王之勝尚聞河北猶未有入朝

者故告諭諸將等飄然而來已為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舊注殊不考核乃云祿山已破而復以盧龍

授藩鎮故李懷仙朱滔之屬得以跋扈非也按朱滔反乃是德宗建中三年李懷光反乃是德宗興元元年以

雍王迺為雍王逆李懷光為懷仙此皆疑誤學者不可不辨也蘇曰李靖西羌犯塞若不深入虜庭擣其巢穴

實非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高計

者舊今日何須十萬兵洙曰按新書言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遂乃築壘范陽北

號強武時兵積穀趙曰此篇上兩句舉往事以懲警之也言祿山初為走計而竟不保耳

黃河二首

廣德二年作

鮑曰黃河北岸河西軍胡人高鼻動成羣謂吐蕃入寇舊注謂祿山非也黃河西岸是吾蜀鄭公軍也謂當狗之戰舊補注鶴曰鮑注是當在注謂明皇肅宗非也廣德二年作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是年與廣德二年米斗皆千錢皆可云欲須供給家無粟然永泰元年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党項羌刺渾奴寇邊時公已在雲安意是廣德二年

黃河北岸海西軍推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

胡人高鼻動成羣

洙曰祿山之反皆漁陽突騎及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并誘置諸蕃

皆胡騎也趙曰黃河之北大海之西則河北一帶之州郡也此篇言椎鼓鳴鐘體面如此而使胡人動成羣而來斯乃罪其不能致力於禦之也李陵重報蘇武書云吟嘯成羣聽之不覺淚下

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

混一車書棄金玉

洙曰時明皇在蜀肅宗起靈武趙曰此篇憫蜀人困於供給而終之以願

君王之無侈靡也如傳云不寶金玉之義

自平大歷二年作

補注

鶴曰按舊史廣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張休縱兵大

掠廣州今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十餘日則詩當作於大歷二年蓋自廣德元年十

二月太一方反平之必在二年至大曆二年為三年故曰千餘日也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與

此不合

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

洙曰呂太一代宗時為廣南市舶使

逐刺史張休而反蘇曰自平宮中呂太一莫曉其義而妄者以為唐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定功曰宮中當作中官見舊唐史帝紀師曰東坡嘗云讀杜詩不識太一之義及覽拾遺見有呂寧為太一宮使領廣南市舶逐刺史補注鶴曰石林燕張休而叛乃曉太一非人名官號也補注語云宮觀置使自祥符始蓋自王公旦為玉清昭應宮使也元祐間方有太一宮使而師云拾遺有呂寧為太一宮使疑唐末有此官號且史書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既曰市舶使不應更以太一官號為稱又凡書反者皆以名不以

官此當是名太一舊史云官官市舶使呂太一則定功
曰官中當作中官為是又考舊史李勉傳勉除江西觀
察使賊帥陳莊連陷江西州縣偏將呂太一武日昇相
繼背叛勉與諸道力戰悉攻平之然則為市舶使矣何
為又為賊帥之偏將意是太一反後又從賊帥為亂况
武日昇既以名稱則呂太一非以官稱亦明勉在江西
當是廣德間隆興石幢載牧守名爵李勉在張鎬之後
魏少游之前而少游以大曆二年代去鎬以廣德二年
九月卒於江西觀察等使又舊史代宗紀九月辛酉命
洪州刺史李勉副知選事則勉是廣德二年九月到江
西而平太一必在初到之年今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
叔珠南海千餘日則詩殆作於大曆二年其年公在夔

近供生犀翡翠稀

洙曰時太一反

賦不上供也

復恐征戍干戈密蠻

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

洙曰時溪洞蠻酋歸順者皆世授刺史師

曰廣連蠻洞守官不務懷輯則羣蠻相率而叛珠璣犀象翡翠之類所以不來貢也自平呂太一之後節制者得其人是以南海收珠凡三載矣近來供貢稀少復恐鎮守者不能懷柔妄舉兵征誅羣蠻此羣蠻不復來貢矣唐太宗之時應溪蠻來歸者皆封刺史補注唐志嶺南道厥貢金銀孔雀犀象而諸州貢翠羽者驩桂交欽四州而已唯驩併犀角貢之自平呂太一之後所供近又稀少蓋以干戈復密蠻豪復搖是時桂州山獠反故也舊史大歷二年九月桂州山獠陷州城刺史李良適去新史亦云所以有蠻蓬萊殿裏諸主將才如伏波不溪豪族小動搖之句

得驕趙曰言汝輩才如馬伏波可以辦征南之事而輒不得驕不得驕悍也師曰太宗時諸將之才率類馬援故不敢驕慢悖命傷今不然昔漢馬援為伏波將軍羣蠻畏服

除草大歷元年作

洙曰去蕪也蘇曰蕪草蜀中謂之毛蕪毛芒可畏觸之如蜂蠆治風疹以此草點之一身光滑葉背紫者入補注鶴曰詳味詩意雖曰喻小人藥蕪山蕪也當是大歷元年在夔州作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

年雲安詩內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

洙曰言草之毒者不必生於阻脩之處雖平夷之地亦有

也其毒甚蜂蠆

蘇曰以言小人之言行甚於蜂蠆蜂蠆尚可去小人之言行甚於蜂蠆蜂蠆

上皆芒刺觸之能螫人也

其多彌道周

洙曰道周道兩旁也

清晨步前林江色

未散憂芒刺在我眼

洙曰霍光駢乘上內巖憚之若有芒刺在背蘇曰馬援見諂佞輩如

芒刺在眼中

馬能待高秋霜雪一霑凝

洙曰一作衣

蕙葉亦難留

師曰春以喻賞秋以喻罰馬能待高秋急於去小人也蘭蕙香草以比君子今與蕞草同殺喻政刑無辨善惡

莫荷鋤先童稚

洙曰陶徵君詩荷鋤稚子倦劉曰先者以身率

日入仍討求

修

曰莊子云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

晏曰禮雜人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以

釣舟載而致之水此水化也

頑根易滋蔓

洙曰左傳無使滋蔓

敢使依舊邱

師曰

小人立黨其黨滋盛敢使依舊邱謂小人不可近也

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

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

洙曰左傳隱六年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

草馬芟夷蕙崇之絕其本根勿使復殖則善者信矣
師曰松竹有操君子自守之象小人既去則君子道
長而松竹得遂其生養之性也此
篇大有含蓄詳玩之頗有味矣

客居

大歷元年作

趙曰此補注鶴曰詩云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
雲安詩補注軒謂杜鴻漸帥蜀按史大歷元年
壬子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劔南東四川邛南山
西等道副元帥則是詩當在大歷元年春晚欲
遷夔州時作所以有
舟子候利涉之句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蔥

青衆木梢

洙曰沈休文詩
林薄香蔥青

邪豎雜石痕

趙曰沈休文詩
傾壁忽邪豎

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

趙曰既籍詠懷精魂自漂淪

峽開四千里

水合數百源

趙曰千字疑誤豈自渝州明月峽至補注夔州西陵峽而下水路有四千里乎

希曰按峽程記瀘合遂蜀四郡皆峽之郡自夔江枯柏池尊等江至此二百八十里會於峽前次荆門都四百

五十灘蜀在西川而瀘在東川水有數百人虎相半居源則其迂回自源徂末未必無四千里也

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

洙曰蜀人以麻布貿易吳鹽也

趙曰以商旅貨易吳鹽不行之故也

西南失大將

鮑曰謂公卒也

鄭商旅自星奔

洙曰時崔旰殺郭英乂也修可曰補注鶴曰蜀多產麻劉孝標廣絕交論靡不望影星奔成都尚載之貢

籍吳蜀商旅每以麻鹽為貿易崔旰殺郭英乂蜀中大亂商旅以道阻為之奔散故蜀麻不出峽而吳鹽空擁

於荆門也柴門詩亦云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大抵
蜀富於麻而荆多鹽如夔萬等州有鹽監鹽井亦荆州

地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洙曰時除杜鴻舟子候利
漸為成都尹

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洙曰甫依巖

麓暴不能容旋有崔寧之亂此甫所以進退不能也趙
曰公言其欲南下以歸長安到處留滯而未能今尚在

半路也舊注云甫欲依巖武卧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
武死英又不能容大非是

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洙曰思巖武也修可曰劉安

草生兮鮑曰豈鄭公之離雀暮喧繁洙曰

者亡而小人喧競也時崔寧楊子琳栢正節更來成都
蘇曰王侍隱居不任自歎曰鸞鳳思見而不可得離雀

終日喧人耳覽物想故國蘇曰王仲宣周覽春物緬想故國花草十年別

荒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趙曰上句以譬能歸者幾人下句以譬故居所

在徒自昏暗而無有歸棲之翼也安能覆八溟為君洗乾坤洙曰時厭亂久矣故

甫前有洗兵馬此有洗乾坤之說也稷契易為力犬戎何足吞趙曰但得稷契而用

之易為力耳彼吐蕃犬戎何足吞乎儒生老無成蘇曰孔安國云儒士懦弱到老無成立矣臣

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洙曰詩所謂以寫我憂也

客堂大歷元年作

補注鶴曰詩云栖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又云石暄藏芽紫渚秀蘆笋綠當是大歷元年

春在雲安作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
殆未察是年公尚在成都也

憶昨離少城

洙曰成都之內城謂之少城趙曰指言成都也蜀都賦云亞以少城接乎其西注云

少城小城也

補注希曰圖經云秦張儀築少城在大城西故曰少城而今異

楚蜀舍舟復深山窅窕一林麓

蘇曰麓說愛山至牛條

採新種藥足以投老後隱中山果召 栖泊雲安縣

不起號曰太平逸民隋文帝詔嘉之 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

洙曰李陵書云 頭白免短促

洙曰不老馬終望雲南鴈 意在北

洙曰馬望雲鴈意在北以

所居非故國此自喻也 別家長兒女欲起慙

筋力

趙曰禮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客堂序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蕨

芽紫

洙曰謝靈運詩野蕨漸紫苞

渚秀蘆筍綠

洙曰蘆竹筍也楚人謂之荻芽補注

鶴曰爾雅釋蕨薺舍人曰蕨一名薺初生無葉詩召南云言采其蕨陸璣疏云蕨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

又釋蘆云詩衛風碩人云葭茨揭揭陸璣云蘆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荻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其萌

巴稼

洙曰一作鶯

紛未稀

趙曰舊本作巴

鶯非是當作稼劉章云深耕概種立苗欲疏公言紛未稀則苗猶多耳

徼麥早向熟悠悠

日動江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

趙曰謂省郎也公時為尚書工部員外郎

故稱自顧亦已極

洙曰甫先授左拾遺

前輩聲名人

蘇曰張融前輩聲名映照

古今理沒何所得居然縮章紱趙曰謂緋魚也受性本幽獨平生

憇息地必種數竿竹洙曰王子猷所居必種竹自云不可一日無此君事業只

濁醪洙曰恨賦濁醪夕引修可曰李善注恨賦濁醪夕引之下引嵇康與山巨源書曰濁醪一盃彈琴一

曲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洙曰嚴武秦甫授劔南參

謀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洙曰曠職於職事無所親也補注希曰主憂

一本作生憂書云無曠庶官注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舊注謂於職事無所親非公之意循文廟

算正洙曰循文守文也廟獻可天衢直洙曰左傳獻可替否易何天之

衡尚想趨朝廷毫髮禪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洙曰傷不得
行其志耳

石硯

永泰元年作

趙曰平補注鶴曰詩云奉使三峽中當是平持
侍御者補注節出使至峽中或是指其至夔梁

權道編在永泰
元年雲安詩內

平公今詩伯

天覺曰伯長也

補注

希曰張植語友人曰
二陸乃今詩伯也

秀發吾

所羨奉使三峽中

孫曰瞿塘明月巫峽也

補注

希曰季陵與蘇武
書丁年奉使皓首

而長嘯得石硯

師曰晉劉琨長嘯却胡騎時峽中亂平
侍御持節出使靖其亂長嘯從容不勞

智巨璞禹鑿餘

洙曰禹開鑿以疏江河趙曰此使鑿字
正言石也郭景純賦云巴東之峽夏禹

疏鑿是也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

墨詠曰坳硯穴也聯坳謂雙穴相並多水逋隱見謂溫

潤也揮洒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正質未為

賤趙曰平公為侍御故云頭上冠者獬冠也當公賦佳

句况得終清宴公含起草姿洙曰曹子建詩公子愛敬

也補注希曰諸葛豐傳願賜清宴太宗時名儒學士時

於禁中草書詔雖宸翰所揮亦資其不遠明光殿洙曰

殿霍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曰漢殿名三秦記曰明光殿

以金為祀玉為階元后傳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

借明光
宮是已
致于丹青地
知汝隨顧盼

三韻三篇
永泰元年作

補注

鶴曰此詩當是永泰元年作蓋以代宗信
任元載魚朝恩而士之易節者爭出其門

二人在廣德永泰間其權特盛如華原令顧繇
言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賂則繇坐流錦州如顏
真卿言論事不當先白宰相而真卿坐貶峽州
別駕魚朝恩勢傾朝野而劉希暹王駕鶴從而
佐之以階顯權故公此詩譏當時輕於趨附者
詳味則其意自著師謂末篇指牛李用事官曹
混濁恐未必然

高馬勿唾面

洙曰唾一作抽趙曰
當作抽面方有義

長魚無損鱗辱馬馬

毛焦困魚魚有神君者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洙曰馬魚尚不可輕

士有被禍而懷王者其可輕乎師曰高馬長魚有異於類尚不輕况拔萃之士當晦其迹其可以被褐輕賤之乎

蕩蕩萬斛船

趙曰釋名曰船二百斛曰舠三百斛曰舩而趙石虎造萬斛之舟今取其大者

以也比興也

影若揚白虹起檣必椎牛

洙曰椎牛言祭也

挂席集衆功

趙曰椎牛所以享衆功至於用牛則人徒之衆可見船之大又可知舊注謂以牛祭非是

自非風動

天莫置大水中

洙曰言才大不可小用也趙曰得大風而後飽其帆也出鮑昭舞鶴賦箕風動天

烈士惡多門

洙曰晉政多門小人自同調

洙曰以其同而不和也趙曰字出謝

靈運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清

爾輩堪一笑

洙曰譏附權勢以致名位者師曰晉政多門謂政出於不一小人自同調謂小人挾

私互相黨同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名利豈可苟求權要豈可苟附唐玄宗之時牛李用事官曹混淆祿山一武夫而求平章事僕遇英明之主澄汰闕冗則斯輩也直付之一笑耳此詩譏趨炎附勢者

柴門

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泛舟登瀛西回首望兩崖又云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當是大歷元年

夏末求居於瀛西時作所以又有蕭瑟灑秋色之句若云是大曆二年則是年無旱又自瀛西

遷居東也矣

泛舟登灤西

洙曰楚俗以山谷間水可涉者為灤其涉也謂之踏灤秦俗以堰水為灤皆謂之灤

趙曰夔州惟有東灤溪見水經注灤東灤西則水兩傍之名今云登灤西則舟已泊而登其岸也舊注有踏灤

之說非也

迴首望兩崖

革曰兩崖峽也

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

蘇曰

言亢旱其熱氣過如焚柴趙曰爾補注鶴曰按唐五行推云祭天曰燔柴積薪而焚之也志永泰二年關

內大旱自三月不雨至於六月永泰二年改大曆元年東城指夔自蜀言之夔居東也故舊為巴東郡長

影沒窈窕餘光散吟呀

趙曰吟音憾嘯也呀音虛加反張口也而公所用無乃鎗鈔乎

蓋鎗鈔注云谷中也

大江蟠嵌根

嵌口切歸海成一家

于海趙曰嵌崑之根也出莊子

下衝割坤軸

洙曰海賦又似地

竦壁攢

鏤鄒

趙曰巫峽之竦蓋如鏤鄒之劍矣

蕭瑟灑秋色氣

洙曰一作氣

昏霾日

車

洙曰日車見前注

嶼門自此始

洙曰夔州為夷門也鄭曰嶼以脂切夔州名

最窄

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疏鑿就歌斜

趙曰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巨渠

巨渠

決太古

蘇曰巫峽記巨渠開石決太古之積水

衆水為長蛇

蘇曰赴壑如長蛇蓋本於

此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

洙曰鹽麻見前客居詩注

我今遠遊子

飄轉混泥沙

趙曰江賦或混淪乎泥沙

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茅

棟蓋一牀

趙曰沈休文詩茅棟嘯蹲鷄

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

洙曰

濁醪嵇康事脫粟公孫弘事

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

洙曰陶淵明詩
山氣日夕佳

貧病

洙曰一
作賤

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

干戈際宅幸蓬葦遮石亂上雲氣杉清延月華賞妍又

分外理愜夫何誇

洙曰漢書理
得則不怨

足了垂白年

趙曰畢卓
拍浮酒船

中便足了一生後漢班
超書今超年已垂白矣

敢居高士差

師曰差輩也敢書
以高士為伍

此豁平昔迴首猶暮霞

貽華陽柳少府

大厯元
年作

鄭曰華補注
胡化切

鶴曰華陽唐蜀成都詩云俱客古
信州又云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

原當是大厯元
年在夔州作

繫馬喬木間

趙曰劉琨詩繫馬長松下

問人野寺門

師曰柳少府居於野寺甫尋訪

之故

柳侯披衣笑

蘇曰苻堅見張育育披衣出喜曰苻堅來矣欣然握手絕倒

見我

顏色溫並坐石堂下

洙曰一云堂下石見別本

俛視大江奔火雲洗

月露

趙曰東坡云火雲無時出未受月露洗蓋出於此

絕壁上朝暾

鄭曰暾他

夕飈隱晚見朝日暾

補注

希曰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暾谷上有扶桑日始出也

朝日始出謂之暾楚辭少司命暾將出兮東方注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貌也

自非曉相訪

觸熱生病根

洙曰觸冒也趙曰晉程曉詩可憐襍穢子觸熱到人家

南方六七月

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

趙曰熱病謂之暍武王下車而扇暍蘇曰暍許葛切熱貌

漢明帝徙河南人實河北老汗踰水漿翻趙曰世說載少途中無水喝熱死數百人鍾會鍾毓見

魏文甄面有汗帝問曰何以汗對曰競競皇皇汗出如漿也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

煩趙曰俊才得柳少府所以指揮當世事師曰自此句以下謂柳生

負經綸之志言及國家未寧慷慨悲憂其義氣上排帝閣帝閣天門也觀柳生之義概可與知己者論不可為

俗人補注希曰指揮字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氣道也見陳平傳

排帝閣洙曰思立賦叫帝閣使補注希曰揚雄甘泉賦闕扉兮觀天皇于瓊宮亦云選巫咸兮叫

帝鬱陶抱長策洙曰書鬱陶乎予心長策良策義仗知闕也有良策而不見用故鬱陶

者論吾衰卧江漢但愧識璵璠洙曰潘正叔云寸尋惟寶豈無璵璠言已之所

識止璵璠而已以美柳侯也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為尊趙曰後漢楊賜傳云造作

賦說以蟲篆小補注鶴曰班固幽通賦採末伎猶必然賦見寵於時分選任彥昇作王憲集序昉嘗以

筆札見知思以薄伎效德古人以此起子幸班白因是為伎多矣新史以文為藝亦由此也

託子孫趙曰起子者尚也言柳少府起發子於班白俱衰老之間因此相見而有子孫可託之幸也

客古信州洙曰夔乃古信州也程曰春秋時魚國漢為魚復縣梁隋皆為巴東郡唐初改為信州又

為潁補注鶴曰夔在梁已謂之信州唐武德二年避皇

改為信州不得為古也潁州舊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亦謂信州然此詩為夔州而言

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

歌鼓秦人盆

洙曰楊惲書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鳴

鳴李斯書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拊磬而歌鳴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趙曰

古稱燕歌趙舞趙女出李斯傳秦人盆者又如李斯所謂擊甕而叩缶者真秦聲也盆即甕缶之變稱耳而鼓

盆則莊子鼓盆而歌舊注妄引楊惲傳為雜矣子壯顧我傷我驪兼淚痕餘生

如過鳥故里今空村

趙曰張景陽詩忽如鳥過日師曰柳生年少傷南衰老南喜悲相半

故云我驪兼淚痕餘生殘年也過鳥言其疾甫傷故鄉經兵革後唯空村而已此生蹉跎不獲一歸

同元使君春陵行

并序大歷二年作

補注

鶴曰按史次山當代宗立授著作郎久之拜道州刺史西原蠻傳云乾元初西原環

古等州殺黃乾曜以餘衆詣桂州降其種落張
侯等復合兵內寇臨道州邢濟擊平之餘衆復圍
道州元結固守不能下而次山陽華巖銘乃是
永泰二年丙午五月作則次山是時在春陵此
詩云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當是大曆二年
在夔州作題云同元使君春陵行無義同當作
簡序所謂簡知我
者簡訛而為同耳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

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

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

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

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

寄元

遭亂髮盡

洙曰一作蓬

白轉衰病相嬰沉緜盜賊際狼狽江

漢行歎時藥力薄為容羸瘵成

趙曰此言非不進藥以歎時之故憂思奪之其

病雖瘵而藥力減半也

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

聖畏後生

洙曰粲粲言美之盛也史三女為粲論語後生可畏

觀乎春陵作歛見

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

洙曰賈誼上疏

可為慟哭者三匡衡常引經

洙曰匡衡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

道州憂

黎庶詞氣浩縱橫

洙曰道州元結也劉公幹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

兩章對秋

月

洙曰一作水

一字偕

洙曰一作皆

華星

趙曰魏文帝詩華星出雲間

致君唐

虞際

洙曰見致君堯舜上注

純朴憶大庭

洙曰大庭氏也蘇曰崔列此方人多純朴吾大

庭氏之遺民也師曰賈誼陳治安之策曰可為流涕慟哭者匡衡每朝廷有論義常引經以對道州指元結之

守道州志在憂民嘗抗兩章詞氣激於忠義一字不虛設欲致君為堯舜之君使民風純朴如大庭氏故甫比

之賈誼匡衡也

與何時降璽書

洙曰前漢循吏傳二千石有治效輒以璽書勉勵焉用爾

為丹青

趙曰莊子為丹青則藻縟王獻粉飾獄具

獄訟永衰息

獄訟衰息也

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歛近休明補注

按史云結拜道州刺史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又按結作道州刺史廳壁記云自至此州見井邑邱墟其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彊富殆無存者此公所謂息訟偃兵不以誅求重歛為事亦本春陵賊退二篇憂及黎庶而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洙曰陸士衡詩長纓

麗且光趙曰長纓者冠冕之飾涼飈振南岳洙曰南岳以歎其不苟且在冠冕之中也

之子寵若驚洙曰老子寵辱若驚色沮金印大趙曰周伯仁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

印如斗興含滄溟清洙曰溟一作浪趙曰孺子歌曰大掣肘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我

多長卿病洙曰長卿司馬相如也病渴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

泊公孫城

洙曰白帝城公孫述所據

呼兒具紙筆

蘇曰陸士衡有客篇有客遠方來過

我漏蓮華瓦罍酌
松醪呼兒具紙筆

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歌

傾感彼危苦辭庶幾知者聽

師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病濁甫亦有是疾公孫城乃

夔州是時甫客居於此思慕朝廷未嘗一日忘君隱几倚几也呻吟苦痛之聲乃為濁疾所苦字歌傾病中書

字橫斜也危苦詞謂道州奉陵之作

寄狄明府

大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胡為漂泊岷漢間當是在夔州作又云不見十年官濟濟當是避亂時相

別自天寶戊戌至大歷丁未為十年蓋大歷二年也

梁公曾孫我姨弟

洙曰狄仁傑封梁國公母之姊妹之子曰姨弟

不見十年官

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

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

洙曰沉下位也

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

卓絕秉周禮

洙曰開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及還公問魯可取乎對曰猶秉周禮未可動也言猶

守先王法度也

此詩言兄弟雖多能守梁公之法幾人爾

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

眉復天啟

洙曰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長良眉中有白毛因以是為

稱汝門請從曾公說

洙曰梁公也

太后當朝多巧計狄公執

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污清濟

洙曰言獨立於朝不移於衆邪趙曰謝玄暉始出尚

書省詩紛紛亂朝
日濁河污清濟
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

洙曰武后當朝革唐為周故以武三思為儲貳以問
宰相皆莫敢對仁傑獨曰臣每觀天下未厭唐德禁

中決策詔房陵
洙曰房陵中宗所在
前
洙曰一作滿
朝長老皆流涕
洙曰

狄仁傑傳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
言則天無復辭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事無不以子母
恩情為言則天亦
漸省悟召還中宗
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

洙曰后嘗夢毀陸不勝仁傑對曰毀陸不勝無子也因
進說文皇帝身陷鋒鏑而有天下以傳子孫陛下因監
國掩而有之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子母與姑姪孰親若
立三思廟不附姑后感悟即日迎中宗復唐社稷漢光
武紀人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時危始識不世
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才蘇曰楊修謂曹適曰時危始見誰謂荼苦甘如薺不世之才如孔文舉輩是也洙

衡風谷風詩誰謂茶苦其甘如薺汝曹又宜裂土食身使門戶多旌祭

洙曰裂土一作列洙曰裂土一作列禹賢者之後宜有土趙曰杜田引唐制節度使就第賜旌節三品以上門立戟後漢匈奴傳

注曰有衣補注希曰裂土即武成分土之義謂裂地分之戟曰祭補注國也子虛賦蜺旌注羽毛染以五采綴

以縷為旌韓延壽傳祭注禮祭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繒為之胡為飄泊岷漢間干

謁王侯頗歷詆洙曰詆訐也息夫躬歷詆漢朝公卿况乃山高水有波秋

風蕭蕭露泥泥洙曰謝詩凝露方泥泥鄭曰泥奴禮切濃露也虎之饑下嶮岳

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汚衣眼易昧歐曰昧莫禮切物入眼中

莊子籛糠眯目師曰眯物入眼古補注希曰陸機所謂
詩云昔為掌上珠今為眼中刺京洛多風塵素
衣化為緇之意又元規塵汚人
人一作塵士汚人眼中易眯

寄韓諫議

大歷元年作

師曰地理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
有君山洞庭湖湘江韓注以諫議職直言陳天
下事代宗不悅貶岳陽注適意遊君山棄補注
人間事將為長往之計甫思之故有此作
鶴曰詩云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
當是大歷元年在夔州作公是時抱病詩多言
之梁權道以詩云美人娟
娟隔秋水謂是其年秋作

今我不樂思岳陽

洙曰岳陽巴陵也屬湖南

身欲奮飛病在床

洙曰詩靜

言思之不能奮飛美人娟娟隔秋水洙曰詩人以美人比君子故詩有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趙曰公時在夔而補注希曰楚辭亦多言美人云韓在岳斯為隔秋水矣滿堂兮美人之類是也列

女傳趙靈女鼓瑟而歌曰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美人熒熒兮類茗之英

日月白余曰揚子鴻飛冥冥青楓葉赤天雨霜洙曰選詩曉霜楓葉

丹趙曰鮑昭詩窮秋九月玉京羣帝集北斗帝居也五

方各有帝唯北極為至尊晉天文志北極五星北辰最尊者也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

陰陽之元本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人君之象號令之主趙曰羣帝如諸王三公之類

以言天上五方之帝三十三天之帝或騎麒麟翳鳳凰雖稱帝而於大帝為卑故稱羣帝也

洙曰集仙傳天人降王妙想皆乘麒麟鳳凰龍鶴大鳥是也

芙蓉旌旗煙霧樂

洙曰楚詞

寥芙蓉影動倒景搖瀟湘

洙曰郊祀志登遐倒景注在日月之上反照故其影倒也

趙曰言瀟湘言

星宮之君醉瓊漿

洙曰楚詞瑤漿蜜勺實羽觴華酌既陳有

瓊羽人稀少不在傍

趙曰楚詞仰羽人於丹邱

似聞昨者赤松子恐

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

洙曰張良其先韓人也高祖立蕭相國良乃稱曰家世相韓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

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

洙曰鮑明

遠詩何時與汝曹啄腐共吞腥趙曰神仙傳壺公留費
長房於羣虎之中長房不恐又內石室中頭上有大石
茅繩懸之踏蛇啣繩欲斷長房不移公往撫之曰可教
矣又命噉穢臭惡非常長房色難之公乃歎而謝遣之
曰子不得仙也
今以子為地主
周南留滯古莫惜
洙曰太史公南極老

人應壽昌

洙曰春秋元命苞云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

美人胡為隔秋水

焉得置之貢玉堂

師曰欲得此美德之人貢之玉堂以輔天子不宜隱於此也

補注

希曰谷永傳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玉堂嬖幸之
宮又揚雄傳上玉堂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
此當是用揚雄傳中字雖然玉堂本出
黃庭經所謂玉堂絳宇盡玄宮是也

課伐木

并序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客居課奴僕今以前篇客居詩考之當是大厯元年夏夔州作

課隸人伯夷幸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

洙曰冬官輪人為輪斬三

材必以時注材在陽則以仲冬斬之在陰則以仲夏斬之此並據山真云

人日四根止維

條伊枚

洙曰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枚

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

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蕩

洙曰禹貢揚州篠蕩既敷注篠竹箭

蕩大竹鄭曰篠先了切竹小者蕩徒沆切大竹也

伊杖支持則旅次于小安

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塘突

鄭曰塘徒郎切突陀沒切

觸也藪人屋壁列

洙曰一作立

樹白菊鏹為墻

鄭曰鏹切朽也實

以竹示式過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

洙曰一作齒

害馬之徒

洙曰莊子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問理天下童子曰為天下何異乎牧馬去

其害馬者

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付宗武誦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

冥曾巔後

趙曰張平子南都賦言木有曰攢立叢駢青冥芊岷謝靈運詩築觀基曾巔邁曰曾巔高

也十里斬陰木

修可曰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玄注陽木生南山陰木生北山

蘇曰韓信廟記斬十里陰木墜五尋巨石也

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

丁丁聲

洙曰天台賦羲和亭午詩伐木丁丁

功課日各足蒼皮成委積素

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

洙曰一作當材

若虛竹空荒咆熊

罷乳獸待人肉

蘇曰廉頗別傳曰乳虎饑怒而待人肉豈有弃於齒牙之間也

不示知

禁情豈唯干戈哭城中賢府主

師曰嘆美夔守也

處貴如白屋

蘇曰戴憑富貴如歸閭里曰每食列鼎常思黃梁

蕭蕭理體淨

洙曰治道貴清淨

蜂蠆

不敢毒

蘇曰葛稚川與兒出戲誤捉蜂蠆補注鶴曰賢不敢毒螫其父嘉之鄉里皆推重

是栢都督公嘗為栢都督作謝上表正是初到夔時表云先之以簡易開之以業產均之以賦歛終之以敦勸

屢禁將士之暴正理淨之意也

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

久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修衰

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

蘇曰杜周兵馬輕執熱而為我深入已成虜功不可旌賞

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

一斛

蘇曰徐邈酒一壺餅三事師曰甫泛舟自蜀來泊止於此要當戒慎無觸此禍又况舍西山橋雄壯

含蓄猛獸極多墻壁貴乎修葺是以課隸斬木取竹以為杆禦之備爾輩指信行等冒熱取竹木宜有以勞之

泛菊伊邇給酒一斛以報其勞仍以慰餘寒爾

園人送瓜

趙曰此太平遣官送園中瓜也師曰時柏公守夔遣人送瓜 大歷元年

補注

鶴曰詩云栢公鎮夔國正是公為栢都督作謝上表者大歷元年夏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栢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鄭曰

栢中補注鶴曰以公為夔府栢都督謝上表云容臣劔丞也南區區恐失臣節當是栢貞節如栢茂林則

大歷元年二月方為邛南防禦使八月又為邛南節度使不應在夔也滯務茲一掃言新政之敏也食新

先戰士洙曰成十年傳柔田巫言晉侯不食新矣逸曰食新嘗新也共少及溪老師

曰共少分甘也傾筐蒲鵠青鵠鵠合切師曰青瓜色如蒲鵠蒲鵠狸首皆瓜名也

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鄭曰嵌丘銜切嵌岩山險也師曰嵌竇岩泉也引注

來鳥道師曰鳥道乃飛鳥之道高貌沉浮亂水玉洙曰魏文帝浮甘瓜於清泉赤松子

服水玉沈曰亂水玉精也補注希曰山海經云堂庭之山多水玉注水精也本草以玻璃為水玉陳

藏器云是千愛惜如芝草落刀嚼水霜開懷慰枯槁許歲水化為之

以秋蒂除

洙曰謝玄暉詩殘翮似秋蒂

仍省小童抱

洙曰一作飽

東陵跡

蕪絕楚漢休征討

洙曰東陵邵平種瓜之地也

園人非故侯種此何

草草

趙曰此兩押草字豈東坡所云兩耳義不同故得重用邪師曰草草辛苦貌

信行遠修水筒

洙曰引水筒也師曰信行乃童行也大厯元年作

補注

鶴曰課伐木序證之當是大厯元年
作信行即前所謂隸人伯夷幸秀信行師

曰信行乃童行然既與幸秀同謂之隸人茲云清淨僕夫內恐非童行姓譜自有姓信者無乃

以不如葦及清淨為童行耳

汝性不如葦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

洙曰一云根

源於事少

滯礙雲端水筒圻林表山石碎

洙曰鮑明遠詩雲端見林表吳岫微觸

熟藉子修通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

驚未食

洙曰曛黑也

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

洙曰何曾傳蒸餅上不圻作十字不食之趙曰公食餅則裂而與之乃常所私愛信行者也故繼以於斯答恭

謹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

洙曰文賦考殿最於錙銖注下功曰殿上功曰最

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

趙曰意是貳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無蓋字耳

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不定功曰直如筆言其有用而不邪曲也故後魏古弼太武

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以其頭尖又名尖頭奴時人呼之為筆公後改曰弼

槐葉冷淘

大曆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新麪來近市則公是時不居城郭當是遷居灤西時作大曆二年故詩又

云願隨金腰裏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意公作冷淘

以餉人併賦此侑之

青青高槐葉

朱曰曹子建豐膳出中廚

新麪來近市

滓宛相俱

朱曰以槐葉漉麪為冷淘取其碧鮮可愛

入鼎資過熟加食愁欲

無碧鮮俱照筋香飯兼苞蘆

蘇曰蜀人呼魚鮮為苞蘆

經齒冷於雪

勸人投比珠願隨金腰裏

朱曰金腰裏馬也趙曰腰裏神馬名盧照隣詩漢朝金腰

裊補注希曰漢武帝紀更黃金為麟趾裊蹠應劭曰古有駿馬名騷裊亦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

走置錦屠蘇

洙曰蜀人元日入香藥漬酒而飲謂之屠蘇修可曰屠蘇屋名或作屠蘇王篇云屠蘇

蘇庵也通俗文屋平曰屠蘇廣韻曰屠蘇草庵又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瘟氣則屠蘇有二義是詩走置錦屠

蘇乃屋也非酒古樂府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插腰銅匕首障月錦屠蘇路遠思恐泥

乃計遠語致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洙曰野人有美芹而獻於君者薦藻

明區區

洙曰左傳蘋蘩蕙藻之菜補注希曰楚元王傳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豈為區區之禮

哉師古曰區區謂小也說文云芹楚葵也萬里露寒殿洙曰上林賦過鵝鵲望露寒露寒漢殿名

開冰清玉壺

洙曰鮑昭詩清如玉壺冰

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

行官張望補畦水歸

大曆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按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當是大曆二年公未

遷東屯時作是年秋公始自灤西遷居也

東屯大江北

洙曰一云枕大江鄭曰屯徒渾切聚也

百頃平若按

饒曰六尺為步

步百為畝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

加溉灌更僕往方塘

洙曰更僕以番次更代使

決渠當

斷岸

洙曰西都賦決渠降雨趙曰鮑明遠蕪城賦碎若斷岸

公私各地著

洙曰食貨志理

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補注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

徒也 浸潤無天旱主守問家臣洙曰陸韓云庶子及家臣分明見溪畔

竿竿炯翠羽剡剡生銀漢趙曰曹植洛神賦云或拾翠羽廣雅云天河謂之天漢亦

曰銀漢也師曰剡剡竹未削殺貌補注希曰竿竿善本作芊芊鷗鳥鏡

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黑米洙曰菰米彫胡也趙曰鏡裏雪邊皆言畦水之

明潔精鑿洙曰一作穀傳白粲彥符曰按鄭氏釋詩俾疏斯稗云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

侍御十趙曰精鑿出左傳染食不鑿音作鑿謂治米使白晁曰傳合也以菰米合白粲炊飯玉粒足

晨炊紅鮮任霞散趙曰蘇秦所謂米貴如玉也終然添旅食作苦期

壯觀洙曰史韓信傳晨炊蓐食楊惲田家作苦趙曰魏文帝云旅食南館遺穗及衆多我

倉戒滋蔓

趙曰詩云遺東滯穗伊寡婦之利師曰利於人而嗇於己之意

催宗文樹鷄柵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公以大歷元年暮春自雲安遷居夔州而此詩云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又

云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當是大歷元年作山腰宅蓋客居也客居詩云客居所居堂前江

後山根

吾衰怯行邁

未曰遠行曰邁

旅次展崩迫

趙曰易旅卦有旅即次任彥昇辭啟曰不

任崩迫之情

愈風傳烏鷄

洙曰本草以烏雌雞治風

秋卯方漫喫

趙曰春卯可以

抱育而秋卯充食而已

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趁制不禁喧

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

洙曰楚人以火炙竹去其終日汗謂之殺青欲其耐久也

憎赤幘

洙曰赤幘難之有冠趙曰小說載空窰有怪或居之中夜有赤幘而來問其怪類答曰老雄雞

也踏藉盤案翻塞蹊使之隔牆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

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稀

間可突過紫爪還汚席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

各長幼自此均勃敵籠柵念有修近身見

洙曰一作知

損益

洙曰言非特制難而已於近身之事亦可知損益也

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

昧風雨晨

洙曰晦明風雨不亂其鳴也

亂離減憂感

洙曰雞鳴之詩序詩者以為亂

世則思君子子美之
減憂感其可見矣

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

洙曰以不改其

度倚賴窮歲晏補注

希曰剖一本作割

揆煩去

洙曰一作及

冰釋

趙曰莊子渙若冰將釋

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

洙曰祝鄉翁居尸鄉

山下養雞百餘輩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販雞及賣子見列子傳

園官送菜

并序大歷元年作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苴馬齒掩乎嘉蔬傷小

人妬害君子菟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趙曰三曰補注比之義

補注

鶴曰因園官送苦苴馬齒而傷小人之害君子公蓋傷時亦以自傷也題曰園官皆指夔州公

園而言故首云常荷地主恩地
主謂太守也當在大曆元年作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

趙曰國語越王以會稽三百為范蠡地曰後世有敢侵蠡

之地者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苦苴刺如

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

洙曰此序所以言小人害

君子也趙曰公言所送止苦苴馬齒苒爾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張載登成都白菟樓云原隰植嘉蔬師曰嘉蔬比君子苦苴馬齒比小人言小人掩君子君子不得其所園吏未足怪世事

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

師曰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荆棘生

焉乃知苦苴輩傾奪蕙草根

洙曰蕙草也

小人塞道路為

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

洙曰葵荏嘉蔬也
趙曰苦莖馬齒如

小人可知葵荏正以言嘉蔬蕙草雖不可為蔬而要之
君子之比師曰蕙草香有君子之象蕙草見奪於苦莖
以此君子為小人所勝也小志則作態驕淫矜夸
靡所不至故云為態何喧喧葵荏嘉蔬又為馬齒昏塞
足見小人勢盛補注希曰葵如戎葵免葵楚葵荏葵荏
君子道消也補注如荏菽荏荏皆嘉種見爾雅也

點染不易虞

師曰喻君子所污
絲麻雜羅紈一經器
洙曰一作氣

物內永挂麤刺痕

趙曰以苦莖馬齒一經器物所盛則
更久遠挂麤刺之痕然則君子固宜

慎所染矣師曰喻國家為小
人所敗國者天下之大器也
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

洙曰古有紫芝歌神仙所作趙曰皇甫謐高士傳秦世
坑點儒術四皓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遠迤粵粵紫芝

可以療饑 畦丁負籠至 感動百慮端

上後園山脚

大曆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又云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當是大曆二年

夏作按公以乾元二年己亥入隴右大曆二年戊申為十年然二年正月己出峽今首云朱夏則是二年夏無疑詩又云故園暗戎馬謂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反其年正月郭子儀討之而去

年正月吐蕃亦陷原州也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嶇天

曰崎嶇山也曠望延駐目飄飄散疎襟潛鱗恨水壯洙曰水壯則非

潛鱗之去翼依雲深洙曰蓋避難地不可不深遠也趙

後勿謂地無疆洙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劣於山有陰洙曰山北曰

州分裂孰若山陰石椽遍天下田曰唐穎曰椽音原木

是石原蓋平地曰原鄭曰椽實如甘蔗而皮可食沈曰

石椽其子如芎藭其皮可以禦饑時天下荒亂小民轉

溝壑水陸並載石椽以充飢水陸兼浮沈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劔

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洙曰自鳳翔赴同谷由同谷故

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志士

惜白日趙曰古詩志久客藉黃金洙曰古詩徒有萬金敢

士惜白日

里志欲行囊無金敢

為蘇門嘯庶作梁父吟

洙曰阮籍嘗登蘇門山有真人在焉籍對之長嘯及歸至半嶺

間聞劃然有聲若數部鼓吹乃前人嘯也諸葛亮好為梁父吟師曰甫不敢以真人自居但效諸葛躬耕嘯詠

而已此謙辭也

驅豎子摘蒼耳

趙曰蒼耳今所謂羊負菜也在詩則謂之卷耳大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豎子即獠奴阿段公以大歷二年遷居赤甲瀼西皆在奉節縣北三十里此詩

云江上秋已半林中瘴猶劇又云攸星驅之去爛漫任遠適則非在城郭中語當是大歷二年

秋作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

洙曰畦丁種田者猶今之佃民

無以供朝夕蓬莠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療風

洙曰

見本草補注希曰苓耳也形似鼠耳叢生如盤陸璣疏云草可煮為茹四月生子如婦人耳璠幽人謂爵

耳是童兒且時摘洙曰一云童僕先時摘侵星驅之去爛漫任遠適

故筐亭午際洗剝相蒙羃趙曰洗其土刺其毛登床半生熟趙曰登食

床也或作生菜或作熟食下筋還小益趙曰小益謂療風也加點瓜薤間依稀

橘奴跡洙曰李衡以橘為木奴故江湘有橘奴號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粃窄

夢符曰按前漢陳平傳或謂平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晉灼曰覈一音紇京師

人謂麗屑為紇頭飽食復何心荒哉膏梁客夢符曰按唐柳芳氏族論曰三世有

三公者曰膏梁有
令僕者曰華狀
富家厨肉臭戰地骸骨白
洙曰言天下荒亂饑

者無救恤之在位
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洙曰燕太子

之臨池軒以瓦抵
軒曰非為太子愛金乃臂痛爾
趙曰梁元帝古意詩中

有惡少年技
能專自得

昔遊
大歷元年冬作

補注
鶴曰詩云景晏楚山深當是在夔州作故
公到雲安有南楚詩蓋夔在春秋為魚國

後乃屬楚大
歷元年冬作

昔者與高李
高適李白
晚登單父臺
洙曰宓子賤嘗為單父宰鮑曰按唐志單父屬

宋補注鶴曰單父古邑隋於縣置戴州貞觀十七年乃廢縣屬宋州本朝為單州治單父與高李同於

時在開元二十五年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琪曰言其地廣遠也師曰甫昔與高

適李白同登是臺眺望山東之地沃野萬里遂叙其地豐富如此自祿山反於山東風俗彫弊傷今不如昔也

補注希曰書太行恒山至於碣石注二山連延東北曰碣石唐志河北道其名山曰碣石與高李登單父

臺時雖嚴冬宜見寒蕪之遠而不應遠見河北記渤海東有碣石謂之渤海河北亦魏渤海地齊地渤海

碣者在渤海桑柘葉如雨飛藿共徘徊師曰桑柘所養蠶葉潤澤如雨藿乃

葵藿人食嘉蔬以藿為賤藿生子隨風飛徘徊蓋言蔬菜厭飫有餘故也清霜大澤凍禽獸

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達窳區洙曰一作開元之際也時

天下富庶民俗殷阜山澤河隍之賦府庫充積不可勝計將務邊功猛士思滅胡洙曰時任蕃

將帥望三台

洙曰時邊帥有帶平章事者安祿山以求宰相不得而遂反

君王無所

惜駕馭英雄才幽燕盛用武

洙曰時祿山擊契丹無寧歲

供給亦勞

哉兵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

洙曰時韋堅於望春樓下鑿溝以通漕大置南海珍

貨舟尾相銜數十里不絕因作樓觀之

補注

鶴曰吳門即蘇州唐運江淮租賦以給幽燕之師故泛東

海以達之蓬萊蓬萊在東海中故云泛蓬萊

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

夢符按

春秋左傳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蘇曰正言虛養肉食之士三十餘萬一朝社稷災變無一夫委身為朝廷者

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頽

洙曰肅宗渡河入靈武也

不及少年日無

復故人孟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洙曰一作君能市駿

骨莫恨少龍媒

洙曰古有市駿馬骨而得駿馬者以喻尊士之似賢則必得真賢

商山

議得失

洙曰四皓也議得失謂安漢太子也

蜀主脫嫌猜

洙曰蜀主劉備也為曹操嫌猜

呂尚封國邑

洙曰封於營丘號齊

傳說已鹽梅

洙曰作相也師曰以比能用賢也傷

然不景晏楚山深水鶴去低回

師曰陶潛歸去來辭云鳥倦飛而知還亦此意

也龐公任本性携子卧蒼苔

洙曰龐德公也與妻子隱於鹿門山孟子曰窮則獨

善其身違則兼善天下上之數公皆能乘時以有為者也甫自悲不得其時則莫若效龐公之潔已爾

補注杜詩卷十一